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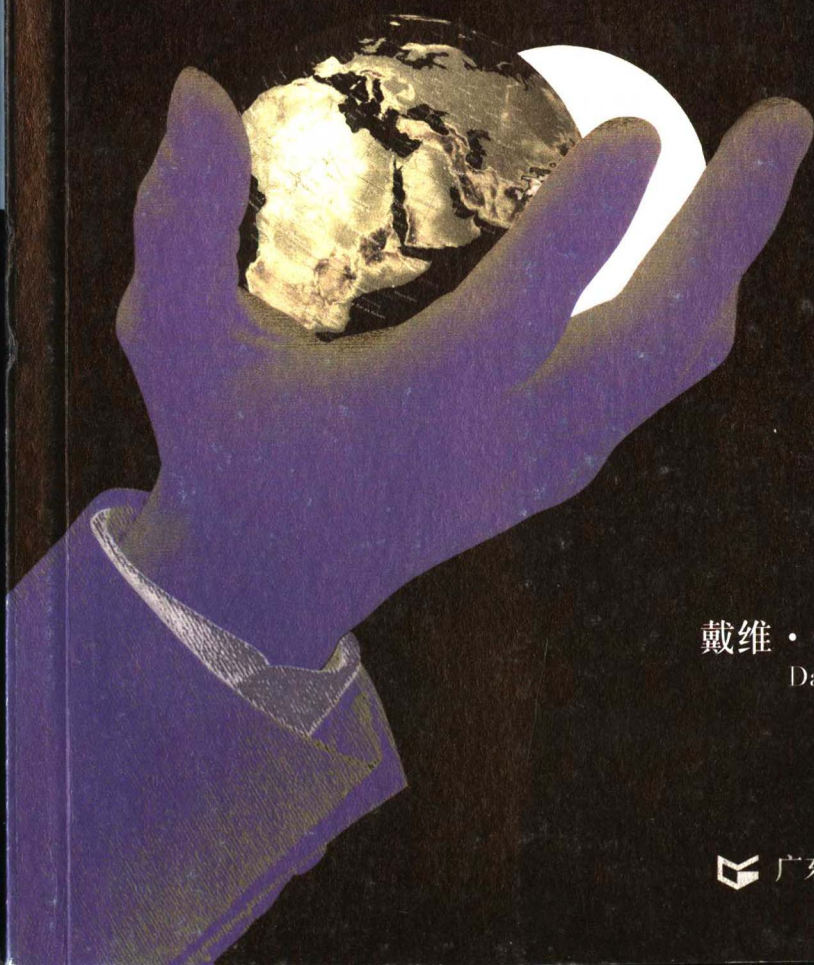
When
Corporations
Rule the
World

Second
Edition

当公司

统治世界

第二版



戴维·C. 科顿 著
David C. Korten

王道勇 译

江立华 审定



广东人民出版社

无情地控诉了一个不公
出自于一个激进的理想主
充分证据的权威人士审

沮丧万分又觉得希望犹存。

我们可以为创造一个

更公正的经济秩序

而行动起来

当公司

When

Corporations

Rule the

World

Second
Edition

统治世界

第二版

戴维 C. 科顿 著

David C. Korten

王道勇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公司统治世界/〔美〕戴维·C. 科顿著;王道勇译.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3

(西方社会学前沿译丛)

ISBN 7-218-05035-2

I. 当… II. ①戴…②王… III. 经济一体化—
影响—研究—世界 IV. F11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0837 号
版权登记号: 192004119

首版由〔美〕Berrett-Koehler 出版公司出版

First published by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 San Francisco, CA, USA

版权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	崔肇钰 倪腊松 黄洁华
封面设计	卢小雅+何 筠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375
插 页	2
字 数	336 千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5035-2/F·742
定 价	28.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83799710 (直销) 83790667 83780104 (分销)】

这是一本“必读”书——
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但它并不
义左翼分子之手，而是出自具
慎**思考**的结果。

它让我既感到
或许，

**献给那些英勇的年轻人，
1999年11月30日他们在华盛顿
西雅图的街头用自己的生命
来保卫生活和民主，为世界增
添希望之光。**

**同时，献给我的妻子法朗
兹·科顿博士，伴我走过难以言
喻的孤独旅程。**

作者简介

戴维·C. 科顿在卓越的商业、学术和国际发展机构，以及当代市民运动组织中积累了 35 年的宝贵经验。他是“积极未来网”（Positive Futures Network）和《Yes! 积极未来》杂志（*Yes! A Journal of Positive Futures*）的创办人和董事，兼任“人本发展论坛”（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Forum）的主席和“全球化国际论坛”（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ization）的协办人。



科顿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研究所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凭借在经济、组织理论和经济策略的专业知识，他早期事业专注于在低收入国家建立商业学院——从埃塞俄比亚开始——期望创立新型专业商业家阶层以消灭贫困。在越南战争服役后，他任美国空军上校，在空军指挥部的特殊空战学校和国防部长办公室任职。

之后科顿作为哈佛大学商业研究所成员，担任哈佛中级管理和 MBA 项目的教学达 5 年。期间，他也担任建在尼加拉瓜的美国管理学院的学术主任和哈佛顾问。随后，他成为哈佛国

际发展中心成员，作为福特基金资助项目的领导人，致力于加强国家计划生育项目的管理和组织。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科顿离开美国，搬到南亚居住长达 15 年之久，他开始是福特基金项目的专家，后来被聘为美国国际发展代理机构的亚洲区发展管理顾问。在此期间，他致力于引领社会官僚制度向互动支持体制转变，以加强社区调控和土地、水、森林资源管理。他出色的工作让他闻名世界。

由于对美国国际发展代理机构和其他一些大的政府援助计划无能的现实的失望和对非政府福特基金的效率的看好，科顿结束在政府援助系统工作的日子，在亚洲往后的 5 年里，他和亚洲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共同努力，研究地区发展落后的根源，以及建立市民社会组织力量作为在国家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变革的催化剂。

科顿认识到，在亚洲看到的贫困加深、不平等不断加剧、环境毁坏和社会分崩离析的现象，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也都在发生——包括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他进一步认定美国实际上在积极地宣扬——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加深全球危机的政策。要世界得以生存，美国必须改变。科顿在 1992 年回到美国，然后致力于推进这一改变。

科顿的著作在世界上成为许多学校课程要求阅读的课本。他撰写和主编了无数著作，包括有《当公司统治世界》和《后公司世界：资本主义之后的生活》（*The Post-Corporate World: Life after Capitalism*）皆由 Kumarian 出版社和 Berretto-Koehler 出版商合作出版。《进入 21 世纪：自发行动和全球计划》（*Getting to the 21st Century: Voluntary Action and the Global Agenda*）由 Kumarian 出版社出版。他经常在学术期刊和杂志等出版物发表论文。他也是一位有名的国际演讲家，经常担任电台和电视的嘉宾。

前言

丹尼·格洛弗 (Danny Glover)

我们要怎样做才能建立起一个更具可持续性，同时在经济和社会上也更公平的世界呢？所谓的可持续性，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称之为家的地球——这个美丽的蓝色小星球负上责任，一切为了它的利益而行事。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当公司统治世界》一书的修订版中，戴维·C·科顿就现存的问题、挑战与机遇为我们进行了精彩而又富有启发性的分析。

要阐述挑战，最重要的是要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过去的几年里，我担任联合国开发计划（UNDP）的爱心大使，因此我一直关注着艾滋病毒/艾滋病（HIV/AIDS）与贫穷问题，尤其是在非洲国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在此期间，我得以有机会长期接触到与贫穷及发展相关的众多潜在问题。这也使我有机会亲身见证了贫富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鸿沟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我所看到的这种鸿沟无所不在，它存在于家庭之间、邻里之间、国家之间。

时下主流的公众话题更多地把这些问题视为是个人事务，认为那些生活陷于困境的人们应该靠自己的努力去解决自身的问题，这与为创建公平世界而进行的奋争毫无关联。这种观点使我们走向一个既可笑又绝望的死胡同。

认识戴维·科顿并拜读他的《当公司统治世界》一书的第

一版，对我的思想与人生观影响很大，让我看到各地更多的人所遭遇的不平等待遇，弄清了这些不平等的根源。只有在一种更宽泛并相互联系的环境中反观自身，我们才能完全理解这样一句话的真正内涵：个人的问题需要通过全球性的手段来应对。

此时，我们离一个很明显但又极易被忽视的真理只有一步之遥了，这个真理就是：要拯救我们自己就需要拯救我们的制度。我们必须把所有的激情与创造力都投入到制度变革的共同事业中去，从而创造出一个能够对所有人公平的世界。

1999年11月，在西雅图召开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专题讨论会，同与会的许多人一样我深有感触，戴维的工作和这个场合给我们提供良机，让我们能够加深彼此的理解。在会上，我被大家所讲述的故事深深打动，来自全球各地的人们共同分享了这些有关勇气、抗争与同情的故事。

在这场日益扩大的全球性对话中，《当公司统治世界》将继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与旧版本相比，修改后的新版本在问题论述、抗争事例介绍，以及号召我们每个人都积极参与这一神圣使命等方面的论述也更加强劲有力，这里所说的神圣使命就是指我们有责任通过自己的意识与共同的行动，为自己、为子女、为后代创造条件。接受这个艰巨的任务，就意味着我们——作为人类，已经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这是表达和实现人类未来的有力对话。作为这一对话中的一员，我深感荣幸。

鸣 谢

从一开始，这本书就是我与众多才华横溢的同事们进行国际合作的产物，其中 Tony Quizon, Sunimal Fernando, Bishan Singh, Chandra de Fonseca, Felix Sugitharaj 和 Sixto Roxas 等人的贡献最多。1992 年 11 月，在菲律宾的巴谷（Baguio）地区我与他们一起呆了 10 天。本书的基本框架即源于此次共同工作所形成的集体报告。

Krishna Sondhi 与 Ian Mayo-Smith of Kumarian 出版社以前曾出版过我的很多书，这次他们同样是不停地督促我开展这项研究，并为计划的早日完成提供了大量的帮助。他们委任亨利·贝瑞（Henny Berry）作为我的编辑与销售顾问，帮助我实现从为从事发展工作的专业读者写作，转向为更广大的从事商务工作的读者写书。他们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合作出版体制，与 Berrett-Koehler 出版商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使本研究中又多了 Steve Piersanti, Pat Anderson 及其同事等一批富有创见的天才。

在法朗兹·科顿的帮助下，本书的核心观点得以形成。她无数次在饭桌上与我讨论问题，并以深深的爱意、奉献的精神与毫不留情的批判眼光多次审读了本书的各个章节。由 Anwar Fazal, Robert Gilman, Willis Harman, Stanley Katz 及 Donella meadows 组成的编辑顾问委员会自始至终为我提供了

大量的意见、建议和写作灵感。Michelle Beesten 与 Claudia Radel 在研究与编辑方面提供了无私的帮助。

此外，以下同仁提供了大量的批评反馈意见，他们分别是：Nancy Alexander, Robin Broad, John Cavanagh, Walter Coddington, Sandy Cohen, Herman Daly, Richard Douthwaite, Neva Goodwin, Jonathan Greenberg, Ross Jackson, Elizabeth Kramer, Mark Leach, Jerry Mander 以及 Marilyn Mehlmann。对本书的观点与论述有着特殊贡献的朋友与同事还有：Fatma Alloo, Gar Alperovitz, Roy Anderson, Winifred Armstrong, Patricia Bauman, Walden Bello, David Bonbright, Jeremy Brecher, Ruth Caplan, Robert Cassani, Mary Clark, Clifford Cobb, Harriet Crosby, Joëlle Danant, Joë Dominguez, Duane Elgin, Bill Ellis, Linda Elswick, Gustavo Esteva, Joyce Gillilan-Goldberg, Edward Goldsmith, Alisa Gravitz, Nathan Gray, Leanne Grossman, Richard Grossman, Ted Halstead, Wendy Harcourt, Paul Hawken, Judy Henderson, Noeleen Heyzer, Janet Hunt, Tom Keehn, Danny Kennedy, Martin Khor, Andy Kimbrell, Alicia Korten, Smitu Kothari, Sigmund Kvaloy, Kathy Lawrence, Michael Lerner, Tina Liamzon, Jerry Mander, Peter Mann, Atherton Martin, Michael McCoy, Luis Lopezllera Mendez, Victor Menotti, John Mohawk, Ward Morehouse, David Morris, Shierry Nicholzen, Helena Norberg-Hodge, Michael Richards, Mark Ritchie, Neil Ritchie, James Robertson, Vicki Robin, Atila Roque, Nola Kate Seymoar, Isagani Serano, Vandana Shiva, Michael Shuman, Greg Thompson, Sally Timpson, Edgardo Valenzuela, Steve Viederman, Paul Wachtel, Lori Wallach 和 Paul Wangoola, 新泽西音乐创作家

与合成师、环境保护运动的支持者、我的同事与朋友——杰夫·克拉克森 (Jeff Clarkson) 创作了美妙音乐, 这使我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能够保持一份轻松而又能积极思考的心情。

上述所提及的人有许多现在仍然是我的亲密同事。但 Joe Dominguez, Joyce Gillilan-Goldberg, Willis Harman, Michael McCoy, Donella Meadows 与 George Porter 已经去世。Mae-Wan Ho, Nicanor Perlas 与 Elisabet SahtourB 自从我写作《当公司统治世界》初版以来一直对我的思想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自初版以来, 对我的思考与理解有所助益的人还包括: Sherry Anderson, Mark Anielski, Rod Arakaki, Jean-Bertrand Aristide, Maude Barlow, Janine Benyus, Jeff Barber, David Balduc, Elise Boulding, Tony Clarke, John B. Cobb, Jr., Richard Conlin, Susan Davis, Kevin Danaher, Charles Derber, Ronnie Duggar, Riane Eisler, Carol Estes, Ralph Estes, Keven Fong, Barbara Gaughen, Susan George, Danny Glover, William Greider, Colin Hines, Marjorie Kelly, Satish Kumar, Sara Iarrain, Chee Yoke Ling, Joanna Macy, Rashmi Mayur, Victor Menotti, Robert Monks, Jane Anne Morris, Bill Moyer, Robert Muller, Gifford Pinchott, Libba Pinchott, Paul Ray, Anita Roddick, Gordon Roddick, Belvie Rooks, Johnathan Rowe, Klaus Schwab, John Sellers, Claude Smadja, David Solnit, Ali Starr, John Stauber, Victoria Tauli-Corpuz, Lynn twist, Jakob von Uexkull, Steve Usher, Sarah van Gelder, 以及 Verlene Wilder。

本书的两个版本均是人本发展论坛 (PCD Forum) 的一个研究计划的成果。第一版写作的经费支持由 Jenifer Altman 基金会提供给本论坛。

人本发展论坛是一个无报酬的纯自愿性组织。无论是在为

该论坛准备本书的第一版，还是这次的修订版，我都没有从论坛获取任何回报，我完全是出于对论坛的忠诚而写作本书的。若要了解有关论坛的详细情况，请登陆网站：www.pcdf.org

本书中所表达的观点仅属个人见解，并不代表论坛及其赞助者的观点。对帮助本书问世的所有人我深表谢忱。

导论：危机加剧—— 希望的事业

目前世界上对自由和民主构成最大威胁的可能就是政府与商业之间的邪恶同盟。这并不是什么新事物。过去我们将它称之为法西斯主义……民主程序的表面形式虽然被保留着，但国家权力被转向保护私人利益。

——国际金融家 乔治·索罗斯^①

过去几年里，华盛顿州的西雅图以及布拉格地区发生了骚乱，忽视这些骚乱将会是一个巨大错误。领导这些抗议活动的许多激进分子可能正处于政治的边缘地带。然而他们促使包括政府、主流经济学家以及公司在内的人开始反思全球化，而在此之前，人们的这种反思还大都只能在一些秘密的智囊库里进行。

——《商业周刊》，2000年11月6日^②

我之所以写作《当公司统治世界》的第一版，动力完全来自我对人类未来的深切忧虑。年轻的时候，我想投身于消除世

^① George Soros, *Open Society: Reforming Global Capitalism*, *Public Affairs*, 2000, xi.

^② *Global Capitalism: Special Report*, *Business Week*, November 62000, 74.

界贫困现象的工作中，为此我花费了 30 年的时间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做发展工作者。我看到世界正在急剧变迁——尤其是在我生活了 15 年的亚洲。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到过的许多肮脏而又偏僻的城市已经拥有了现代化的豪华机场、挤满了新式汽车的高速公路、五星级宾馆、高档生活社区，配备中央空调的超大型购物中心里陈列着技术最先进的电器和世界各地的名牌时装。

在第三个千年来临之际，这样的进步迹象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表面上看，一定会认为这种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稍加探究，我们就会发现这就像是一块华丽的电影屏幕一样，在精心构建的表面隐藏着背后的一无所有。的确，数以万计的人们生活已经很舒适，数以十万计的人现在的消费水平比以前大大提高。但在这些表面之下的现实是数以亿计的人们正在为生存而更艰难地挣扎在生死线上，他们被迫离开那些曾经让他们过着正常生活的土地，为建水库、农业庄园、林业种植园、度假胜地、高尔夫球场以及其他的大量发展计划让路。沿着资金这条线索观察，我们会发现这些开发计划的资金有许多是由世界银行（WB）和其他一些公共开发机构提供的。这些计划永远都是对富人有利而对那些穷人不利。而最常见的得益者就是跨国公司。

由于没有其他选择，一些穷人只有迁移到那些环境不稳定的偏远地带，他们竭尽所能，勉强度日——甚至是以巨大的人类与环境成本为代价。其他一些人则迁入脏乱的城市散居区域，并使城市工资水平下降，房屋租金上升。因为树木被砍伐，曾经郁郁葱葱的山坡秃露出来，曾经生机勃勃的珊瑚礁变成水底的不毛之地，天空中漂浮着浓浓的污染物。植根于强大的精神、家庭与社区价值观中的文化已经被功利主义和暴力所取代。

打破沉默，走上街头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我开始敞开思维接触这些逐渐呈现的各种人间悲剧。之前，我一直认为我所见到的那些现象仅仅是区域性的，只局限在我接触时间最长的那些亚洲国家。在认真地阅读世界其他地区的统计资料后，我惊恐地发现，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些被认为是最发达的地方，都在上演着与此相似的社会与环境解体的进程。最终我领悟出一个不可不直面的真理：人类名义上是在创造新的财富，实际上正在使自身日益枯竭，将自身置于危险的境地。问题一旦清楚了，脑海中自然浮现出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公司统治世界》表述了这个疑问的答案。我们通过废除各种制度和消除国家的经济边界等手段，缔造了一个比任何国家政府都要强大的全球经济体——而它正如无人驾驶的飞机直直地向山峰撞去。1992 年我离开菲律宾的马尼拉，去纽约市开始写作《当公司统治世界》时，许多人还没意识到这一点。当时美国积极关注公司全球化的人们可能还是在一个小会议里聚首。逐渐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们的过高年薪，利润创历史新高的公司随意解雇成千上万的员工，从前报酬优厚的工作岗位整体转移到工资低廉的国家，再加上公司投机者们掀起的并购浪潮等等，这一切开始引起公众的注意。在快速获利这一目标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受到影响甚至破坏。

《当公司统治世界》一书在 1995 年 10 月出版，这个时间是值得人们关注的。现在我们回过头来会发现，很明显当时人

们的精神压力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关头。土著的齐亚帕斯人（Chiapas）已经通过 1994 年元旦发动的一个武装起义让全世界都听到了他们的声音，而这天正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正式生效的日子。然而，在其他地方许多人所承受的这种压力还是隐形的，不为人所知的，因为还没有让它有发泄、表达的渠道。政治家们依然迷恋于公司的业绩，公司控制着的大众传媒依然只是对自由贸易、对美国公司通过合并、裁员、把工作岗位迁至国外等增强自身的全球竞争力的行为大加赞扬。每个人都不得不勉强表示自己对这类事情的关心，以免自己被抛弃而看作为鼠目寸光的不满者。

在 1995 年 11 月的全球化国际研讨会（IFG）上，一个由积极行动者新成立的全球联盟开始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关贸总协定（GATT）以及其他一些自由贸易协定。这个联盟在纽约市召开了首次关于公司全球化的专题讨论会。这个讨论会的特色是汇聚了该运动绝大部分消息灵通和雄辩的演讲家，这其中包括 Vandana Shiva, Martin Khor, Sara Larrain, Maude Barlow, Helena Norberg-hodge, Jerry Mander, Lori Wallach, Jeremy Rifkin 以及其他一些人。原本估计大约有 400 人与会，但实际上这一事件的影响之大远远地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后来不得不将讨论地点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礼堂转移到更大的河滨教堂（Riverside Church）。在教堂中坐满了 1500 人，他们分别来自美国各地、加拿大及其他一些国家，此外还有数百人被挡在了门外。我一直都是这一专题讨论会的发起成员之一，因此有幸在这一新的历史性时刻发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中的许多人才开始意识到原来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心程度是如此之深。

随后，全球各地的市民社会组织召开了数不清的专题讨论会、会议和学术讲座，来讨论全球化问题。许多畅销书、文